

“克隆”视角下《雍固执传》的文学伦理学批评解读

Interpretation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n *Onggojipje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lone”

林雪琪 (Lin Xueqi) 朴宰雨 (Jae Woo Park)

内容摘要: 21 世纪是人工智能迅猛发展, 克隆技术硕果颇丰的时代, 此时回望“前科技时代”的文学经典, 会对古代人的早期科学幻想有新认识。18 世纪朝鲜王朝时期创作的小说《雍固执传》表述了古代人对“克隆人”的初期构想, 尽管故事借助了宗教和法术等有局限的手段, 但对“克隆人”的描写引发了一系列伦理问题思考。论文基于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论, 以人工智能的新视角切入, 审视小说中真假主人公的伦理身份和伦理选择, 思考“克隆”带来的伦理混乱和克隆人悲剧命运, 传达惩恶扬善的伦理价值, 并探究这类“原型科幻”对韩国科幻小说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 《雍固执传》; 文学伦理学批评; 克隆; 伦理身份; 伦理混乱

作者简介: 林雪琪, 韩国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韩近现代转型期比较文学; 朴宰雨, 韩国外国语大学荣誉教授、中国教育部国家级人才讲座教授、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当代韩国》韩方主编等, 主要研究韩中比较文学、鲁迅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Title: Interpretation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n *Onggojipje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lone”

Abstract: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s a time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fruitfulness of cloning technology. Looking back from this point at the literary classics of the “pre-science and technology era”, we’ll have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scientific fantasies of our predecessors. A novel written during the Joseon dynas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nggojipjeon*, expresses the early ideas of the ancients about “human cloning”, and although the story draws on a range of limited means, including religion and spells, the depiction of “human cloning” raises a number of ethical questions. Based on the methodology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from a new perspective of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thical identities and ethical choices of the real and fake protagonists in *Onggojipjeon*, explores the ethical confusion caused by “cloning” and the tragic

fate of the clones, conveys the ethical value of punishing evil and promoting good and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such “Prototype of Science Fic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Korean science fiction novels.

Keywords: *Onggojipjeon*;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Clone; ethical identity; ethical confusion

Authors: **Lin Xueqi** is Ph.D. Candidate at Hankuk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Seoul 02450, South Korea). Her main research interest is in the field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of China and Korea during the modern transition period (Email: linxq0104@163.com). **Jae Woo Park** is Professor Emeritus of Hankuk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Chair Professor of National Grade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China, Distinguished Researcher of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and Korean Editor-in-Chief of *Contemporary Korea*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e mainly studie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between Korea and China, and Lu Xu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Email: pjw9006@hanmail.net).

21 世纪人类迎来了第四次工业革命，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基因工程蓬勃发展，克隆技术日益成熟，克隆人也成为一大科幻小说题材。此时，我们将目光倒回“前科技时代”，虽然那时人类还没有充分的科学知识去解读自然现象，但也秉持着科学精神进行朴素幻想。在东西方的宗教神话、民间故事和古典小说中，往往都能发现“造人”的故事，如盘古捏泥人，女娲抟土造人，亚当肋骨造人等等。这些故事表达了古代人对克隆技术的初步构想和对未知世界的想象，可以算作科幻小说的萌芽。韩国的科幻小说也在历史长河中逐步发展，韩国学者高章源在《韩国科幻小说如何存续至今：韩国科幻小说百年史》中追溯了韩国的“原型科幻（proto-SF）”。早在 18 世纪朝鲜王朝古典小说《雍固执传》中就出现了“克隆人”的影子，虽然使用法术和稻草造人的设定存在着一些时代局限性，但从多个角度详细描摹了“克隆人”给人类带来的伦理冲击和社会影响，具有重要意义。¹

《雍固执传》推测创作于朝鲜王朝英、正祖年间，由板索里“雍固执打令”改编而来。²朝鲜古典文学家金三不在 1908 年将古水朴窗玉和李明善的两个“雍固执打令”藏本补充整理为约 1 万 5 千字左右的短篇小说。1950 年，金

1 《雍固执传》在韩国科幻小说发展中的作用可参见 高章源：《韩国科幻小说如何存续至今：韩国科幻小说百年史》，首尔：BOOKK，2017 年，第 41 页。

2 “雍固执打令”作为板索里十二部之一，最先被记录于宋晚载所编板索里集《观优戏》中，而后在郑鲁湜著板索里历史文献《朝鲜唱剧史》中也有阐述。可惜的是，“雍固执打令”未以说唱形式流传下来。

三不校注本¹发行后，韩国学界正式开始对《雍固执传》进行研究。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该版本都是众多学者研究参考的唯一版本。²本文亦选取这一版本为基础本进行研究。主人公雍固执是一名吝啬贪婪、恶贯满盈的财主，他对家人不孝无礼，对乡亲无恶不作，对前来劝告的和尚也棍棒相向。为了教训他，月出峰翠庵寺的和尚用法术和稻草“克隆”出一个假雍固执，通过“真假争主”取代了他的身份和地位。真雍固执被逐出门，四处流浪，最终在和尚的帮助下认错悔过，痛改前非。和尚也收回了稻草人，还真雍固执一个完整的家。作为韩国科幻小说的萌芽，先行研究却往往忽略了科幻性，只关注版本、宗教、道德等问题，甚至文中自然人与“克隆人”的身份对立，引发的伦理混乱等许多值得探讨的伦理问题都缺乏研究。因此，本文通过“克隆”新视角，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为方法论进行探讨。从身份诉求、脑文本、伦理混乱和伦理价值四个方面，结合“恐惑”、“复影”和“他者”等学术用语来剖析小说中自然人的身份危机和克隆人的物化悲剧，同时挖掘这类“前科技时代”下“软科幻”³中文学、科技与伦理的关系，维护传统道德价值体系，尊重人的生存价值，具有丰富的现实意义。

一、真假争主：谁是真正的雍固执？

（一）身份诉求：丧失 vs 取代

文学伦理学批评注重对人物伦理身份的分析，“在文学文本中，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63）。伦理身份不仅缔结了特定伦理关系，也是社会认同的前提。

小说中，真雍固执是普通人、自然人，而假雍固执，虽然是和尚通过法术制作出来的稻草人，但外貌和性格与真雍固执别无二致。小说中的法术其实就是克隆技术的初步构想，法术造人就如同使用生物技术构建人类生命，被构建的“人类”不管是从生命本质还是社会伦理上看，都不是传统定义的自然人，而是新人类。但是假雍固执与一般的新人类又有所不同。一方面，他未经母体诞生，而是由和尚制造，被植入了行动指令与数字文本，且在接受科学改造的同时也能用科学改进自己，例如，他能根据儿媳的描述在头上

1 文中有关《雍固执传》的内容说明均参考《裴裨将传·雍固执传》，金三不校注，首尔：国际文化馆版，1950年，第89-111页。

2 《雍固执传》的研究情况可参见 Oh, Soo Min, “Variation of Subject Consciousness on the Ending of the *Onggojipjeon*.” 2020. Chungbuk National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以及崔来沃：“雍固执传的诸问题研究”，《东洋学》19（1989）：4。可确认的《雍固执传》异本数量是18本，这些版本的故事整体脉络是一致的，但大部分出于遗漏、保管等多种原因不予公开。

3 软科幻（Soft Science Fiction）是科幻小说分支之一，主要在科幻背景下描写社会、人文、伦理等问题，以突出人与人的关系。

变出伤疤和白发。从这一特性看，他属于仿生人¹，是科学选择的结果；另一方面，他有着和真雍固执一模一样的外貌与性格，也有属于人类的伦理意识，有自己的伦理选择，比如，他不仅能选择用善良或是恶劣的态度对待周边人，也能与妻子相爱，共同孕育孩子。从这一特征看，他是一个克隆出来的新生命。因此可以说，假雍固执是“前科技时代”局限下想象出的，兼具仿生人和克隆人特性的新人类，有着“科学选择”与“伦理选择”的双重特质。本文更多探讨的是假雍固执的克隆特性，因此且称他为“克隆人”。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克隆人”的存在重新定义了人类的生命本质，模糊了人的界限，带来社会身份、人际关系等问题。因此，无论是自然人还是克隆人，都产生了身份诉求，需要获得身份认同。

首先，对真假雍固执双方来说，他们的关系是二元对立的。科幻小说中，克隆人往往作为自然人的“复制品”、“替代品”被制作出来。从后现代文化角度观照，他们的关系就像“原本（original）”和“摹本（copy）”。“原本”是“摹本”的母体、起源和归宿，“摹本”是“原本”的异化物、替代品。²然而，作为替代品的克隆人有人类的伦理意识，是作为个体存在的。所以，当“原本”和“摹本”相遇，他们彼此都产生了身份困惑，想弄清自己是谁的同时，也有着各自的身份诉求，企盼确立属于自己的伦理身份和伦理关系。

其次，对真雍固执来说，假雍固执的出现让他感到既陌生又熟悉。根据弗洛伊德的“恐惑（uncanny）”³理论，假雍固执就像他的“复影（double）”。他看到“克隆人”，如同在镜像中看到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自己，产生了“我是谁？他又是谁？”的身份迷惑。拉康在《论焦虑》中阐述，“当‘复影’于主体我之外独立存在并自行行动时，主体我的主体性就被严重质疑和异化”（转引自 王素英 14）。“克隆人”的出现，迫使真雍固执产生捍卫伦理身份的诉求。他被“克隆人”取代了身份和地位，置于人工智能的宏大语境下，就是克隆人取代了自然人，科学选择取代了伦理选择。“复影”的出现必然造成在本文伦理环境中二者伦理身份关系的对立。

再次，对假雍固执来说，他是一个被制作出来的工具，是被“客体化”的人、社会上的“他者”，无法先天取得主体性。但是，他也渴望获得人类的伦理身份。这就造成了“工具身份”与“自我追求”对立的矛盾，为了摆脱这一矛盾，他就必须要取代真雍固执。由于伦理身份是个体在伦理关系中

1 仿生人（Android）是指模仿真人而制造的机器人，他的脑文本和行动指令都是人工设定的。关于仿生人的特征，可参见刘靓：“小说《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的文学伦理学解读”，《英语广场》1（2021）：3-7。

2 自然人与克隆人之间“原本”和“摹本”的关系阐释，可参见 郭雯：《克隆科幻小说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62页。

3 自然人与克隆人之间“原本”和“摹本”的关系阐释，可参见 郭雯：《克隆科幻小说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62页。

的归属和定位，是人被社会认可和接受的关键，他只有建立与他人、社会的伦理关系，获得人际交往中的身份认同，才能真正获得伦理身份，拥有社会属性。

要取代真雍固执，仅凭体内设置好的，复制了真雍固执记忆和行动的指令是不够的，他还需要灵活运用自己的理性意志¹进行伦理选择，以取得真假对决的胜利。“真假争主”对决是全文最大的伦理结，通过家人、朋友和官衙三方考察，找出谁是真正的雍固执。假雍固执为了获胜费了不少心思，一开始为取得家人信任，他表现得和真雍固执一样嚣张跋扈，让周围人都以为他是真的。到了官衙，他又准确运用理性意志判断形势，调取有效记忆，成功说服城主²，占有了真雍固执的伦理身份。而后为巩固伦理身份，他一改真雍固执往常的恶劣行径，以友好态度待人，获得了家人、朋友的支持。他成功的关键在于懂得运用理性意志来抑制欲望，做出与真雍固执截然相反、有人情味的选择。二者的伦理选择（ethical choice）对比如下表所示。

伦理选择	真雍固执	假雍固执
对待母亲	喂掺有石头的粥，诅咒母亲	孝顺母亲
对待妻儿	不做家务，使唤家人	关心、爱护、称赞妻子
对待周边人	性格恶劣，臭名昭著，厌恶佛教	善待朋友和邻居

通过理性意志的指导，假雍固执稳固了自己的社会关系，至此，他完全取代了真雍固执原有的身份，成为社会上认可的自然人。而这一行动，引发了“人”的身份界定的混乱性，即自然人可能成为社会的“他者”，克隆人也能变成自然人。这种“复影”身份的转换打破了人与克隆人的二元对立关系，模糊了他们彼此的身份界线。可见，克隆技术的运用，很可能会动摇人的本体论和伦理关系，导致人类沦为“他者”、“客体”，甚至有可能丧失人权和生命。

（二）记忆对决：脑文本 vs 数字文本

在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中，文本有三种基本形态，分别是脑文本、物质文本和数字（电子）文本，其中“脑文本”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特殊的生物形态，是人的大脑以记忆形式保存的对事物的感知和认识”（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70），“数字文本”是“以数字形式储存的文本形式”（250）。假雍固执作为科学选择的产物，取胜的关键在于全知全能的记忆系统，这和人工智能的纪录系统类似，可以看作脑中置入了数字文本。人类的个体

1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人类的伦理选择实质上是做人还是做兽的选择，区分人与兽的核心就在于“斯芬克斯因子”，它表现为自然意志（兽性因子—原欲）、自由意志（兽性因子—欲望）和理性意志（人性因子—理性），当人性因子约束了兽性因子，人才会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具体可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38-39 页。

2 城主是《雍固执传》小说中案件的审判人。

和行为受大脑控制，而“克隆人”的行为受置入的数字文本控制，¹所以，真雍固执和假雍固执的伦理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脑文本与数字文本的不同。两者的储存能力，在“真假争主”情节中清晰可见。

考察人	真雍固执	假雍固执
家人	因为假雍固执抢占先机而错失开口机会。	准确说出儿媳结婚情景和与妻子的相遇相知。
朋友	因为假雍固执抢占先机而错失开口机会。	主动说出朋友名字和见面间隔时间，还多次说出真雍固执的口头禅“哎呦哎呦”。
官衙	只记得父亲和爷爷的名字。	详细说明自己的名字由来，父亲身份、祖辈信息、家庭财产、家具摆放等等。

对决时，真雍固执记忆模糊，而假雍固执正确说出了家人名字和族谱情况，甚至连家具的摆放位置都一清二楚。心理学认为，识记过的材料不能提取，或提取时发生错误，都会产生遗忘。²人类的脑文本会随着时间流逝而遗忘，也会随着肉身的消亡而消失，而置入的数字文本则可以被随时提取，不存在遗忘情况。但在审讯案子的官衙眼里，提供越多的真实信息越能证明人物身份，保证案件审理结果的正确性。因此，真雍固执因为遗忘而错失了自证清白的机会，反倒是假雍固执因提取了更完整、更清晰的记忆而被判胜诉。

此外，真雍固执最终改过自新的伦理选择也离不开脑文本的作用。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是由脑文本决定的，一个人的伦理和道德也是由脑文本决定的（……）在伦理选择的过程中，人的伦理意识开始产生，善恶的观念逐渐形成，这都是脑文本发生作用的结果”（聂珍钊，“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机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 33-34）。真雍固执本来是一个薄情寡义之人，他的伦理选择受欲望支配，当他被取代伦理身份后，开始回顾、反思自己之前所作所为，对善与恶有了新的思考。孟子曾谈及人与兽的本质区别，即只有人类能够知晓礼义廉耻和善恶荣辱³，懂得以理性意志约束欲望。最终，真雍固执的人性因子战胜了兽性因子，决定弃恶从善，重新做人。这一过程也是本文的伦理线，真雍固执从恶到善的转变，可见脑文本有促使人知晓善恶观念，进行正确伦理选择的作用。

1 根据前文，假雍固执兼具数字文本和脑文本。但在“真假争主”环节，他取胜的方式是通过“数字文本”提取预设记忆，从而完美作答。因此，这里不对其“脑文本”的作用过多论述。

2 关于“遗忘”的说明可参见 林崇德：《心理学大辞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1536 页。

3 孟子原话“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出自《孟子》，方勇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第 157 页。

二、“克隆人”引发的伦理混乱

（一）社会关系：混乱与困境

我们都知道，人的本质在于社会关系，作为社会里的人，做出或善或恶的伦理选择，都会影响到社会关系。假雍固执的出现给社会带来一系列不可磨灭的影响，他的所作所为如同蝴蝶效应一般，影响人际关系，甚至引发伦理混乱，导致伦理困境。假雍固执造成的伦理混乱从三个角度表现。

第一，从家人的角度看，在庆幸雍固执的性格行为在“争主”事件后有所好转的同时，也注意到了一些奇怪现象，比如妻子生育时曾梦到无数稻草人从天而降，孕育出的孩子数量过多等等。第二，从真雍固执的角度看，他被克隆人抢占了伦理身份和伦理关系。这一取代关系放在人工智能时代，就是人类被作为“工具”的克隆人驱逐。书中为了摆脱这一伦理混乱，强调了人类伦理选择的重要性，历经挫折的真雍固执最终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回归家庭，伦理身份和社会关系再次得到确立。第三，从假雍固执角度看，他作为“克隆人”，占有了自然人的母亲与妻儿，获得了新的“儿子”与“丈夫”伦理身份。这一行为直接动摇了人的本体论，导致一系列引发读者思考的伦理问题产生：真雍固执的母亲现在究竟是谁的母亲？真雍固执的妻子现在究竟是谁的妻子？假雍固执生的孩子究竟属不属于自然人？

书中并未对此类伦理混乱问题详细阐述。虽然作者为摆脱伦理困境，以假雍固执和孩子变回稻草进行收尾，中断了进一步的伦理颠覆，但假雍固执占妻生子的行为触犯了伦理禁忌，冲击了原有的家庭关系与伦理观念，长期发展也许会将人类社会的伦理纲常毁于一旦。

由此可见，克隆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会增强人类的幸福感。善良孝顺的假雍固执的出现给家庭带来了融洽与和谐，也给真雍固执上了一课：作恶多端最终害人害己；另一方面，克隆技术也可能会影响伦理观念和社会关系。假雍固执的出现冲击了传统家庭伦理，生下的孩子也无法在伦理和法律上定位。许多科幻小说为了维护传统价值观念，常常以消灭克隆人来挽救崩溃的社会伦理，《雍固执传》也不例外。克隆人带来的伦理混乱至今仍是一个待解决的棘手问题，我们需要深入思考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找到出路。

（二）命运悲歌：如何看待克隆人？

《雍固执传》虽然塑造了最初的人造人，但其结局是悲惨的。小说结尾，真雍固执拿着和尚给的符籍回到家中，把假雍固执和其所生孩子都变回了稻草人，假雍固执变回真身其实也就预示着克隆人的消失。在大多数科幻作品里，克隆人最后都面临死亡的结局。死亡是熟悉又恐怖的，它既是每个人的归宿，也是人们未曾经历、惧怕想象的。这种“恐惑”同样适用于克隆人，同是鲜活的生命体，克隆人却是被社会排斥的异类，是随时会被处置的

“他者”。最终也许只有他们死亡或消失，才能终止混乱不堪的伦理困境。

克隆人为何没有选择命运的权力呢？拉康认为，“不能以自己本身来度过自己一生的人类的悲剧是主体在构成自己原型的那个原始的地方就这样注定了”（转引自 福原泰平 46）。克隆人带着目的诞生，是一种满足人类欲望与需求的手段。而康德的伦理学认为，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因此，消灭克隆人，实际上就是否定了克隆人为“人”的意义，是自然人追求主宰权力的“反伦理行为”。人类认为自己是世界的造物者，是科学技术的操控者，是克隆人的创造者、监护人，甚至是主人。¹

郭雯副教授提出了对人与克隆人关系的新见解：“现代文明压制了个性，从而使个人淹没于群体之中，每个人都是克隆人。人类正在从精神层面进行‘克隆’，大家认同相似的、被标准化的思维模式、品位和行为，每个人都是彼此的镜子，也就是彼此的复影和克隆体”（郭雯 214）。从这个角度看，虽然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个性，但也有在现代社会下趋同的一面。在这一面里，如果他人用“主宰”视线审视我们，我们也会产生“恐惑”，反之亦然。既然我们也在经历着精神“克隆”，对克隆人的命运能感同身受，那为何不能对克隆人多一些理解和包容？我们可以把克隆技术建立在敬畏生命的基础上，在造福人类的同时尊重克隆生命体的存在。正如作家麦克尤恩所倡导的，“这颗星球上生活着数十亿人类，其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有着和你的内心一样鲜活、真实、不言自明的精神生活（……）你开始理解每一个旁人对于他们自己而言也是真实的，就如同你对于你自己而言是真实的一样。你希望别人如何待你，你就得如何待人”（31）。

三、价值与启示：古今 vs 未来

《雍固执传》通过写实的表现手法，表现了朝鲜王朝后期的社会情况：货币经济发展，人们极力追求物质财富，丧失了道德伦理和人情阶层。²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小说结合了科学幻想与僧佛文化，传达出三点伦理价值。

第一，强调理性意志指导伦理选择的重要性。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自由意志受到理性意志的约束，人才能成为一个道德的存在。真雍固执的人生苦难都源于放纵欲望，而结局的复位也是得益于他最终懂得在理性意志的指导下摆正道德观念，重新进行正确的伦理选择。文章通过真假雍固执对比指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讽刺了利欲熏心、不忠不孝之徒，弘扬了惩恶扬善、乐行好施、孝顺父母的伦理价值。第二，关注“克隆人”命运。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人性因子的假雍固执，他聪明热情、孝顺母亲、疼爱妻儿，却因“克隆人”的先天身份，不得不接受消

1 关于人类主宰地位的论述可参见 邹少芹 胡懿真：“《别让我走》中的人与克隆人的伦理身份之解读”，《名作欣赏》21（2020）：16。

2 《雍固执传》关于朝鲜后期社会情况的描写可参见 金宽雄 李官福：《中朝古代小说比较研究（上）》，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68页。

失的命运。对假雍固执的悲剧命运思考，便是小说留给我们的余味。第三，宣扬僧佛的因果报应。从渊源上探究，《雍固执传》源于佛经故事，受到了佛经传说《吝啬的伊利沙》、《金庆争主的故事》和《真许假许事》的僧佛文化影响。¹小说通过神佛推动了故事发展，无论是采用法术取得真假争主的胜利，还是借助佛教点化的方式改过自新，都宣扬了因果报应和神佛的威力。

高章源肯定了《雍固执传》这类“原型科幻”的价值：“韩国文学界历来认为国内文学很少把科学知识或相关见解融入到作品中。但是仔细观察我国固有的神话、传说、口碑文学以及以实学者为首的朝鲜后期改革性知识分子的讽刺小说，不得不让人怀疑是否真的可以如此断定。我相信，今后如果古典文学和科学从业人员对这一领域进行实证研究，完全可以找到更多有意义的资料和文献（42）”²。这类“原型科幻”对韩国后世克隆小说的发展，可以从三点进行考究。

第一，文中多角度描绘了“克隆人”的初期构想。假雍固执，即“克隆人”，复刻了人类的外貌和脑中的知识信息，可以看作是韩国最初对基因科学产业和脑科学工程的想象叙事。同时，小说还通过梦境描写了假雍固执的真身谜团，体现了现实和虚拟交汇之境，可以算作初期的虚拟现实。如今，增强现实（AR）和虚拟现实（VR）技术已发展成熟，深入日常生活。³第二，作为韩国“原型科幻”，以“软科幻”特征观照“前科技时代”的伦理与人文内涵。作者从古人视角对科技时代进行了前瞻性思考，预示了未来人类社会可能出现的生存图景，也以克隆人的物化悲剧结局给人类敲响了警钟：科技发展不能逾越人类的伦理道德底线，误用科技也许会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具有深刻的时代性意义。第三，小说将文学、伦理与科技相结合，推动了后世科幻小说的发展。《雍固执传》之后，韩国科幻小说持续缓慢发展。20世纪初开始译介科幻小说，著名的引进译本有儒勒·凡尔纳的长篇小说《海底两万里》和李海朝的《铁世界》。1929年韩国诞生了首篇原创科幻小说——金东仁的《K博士的研究》。21世纪涌现出了大批如金昌圭、裴明勋、金宝英、朴成桓以及郑昭延等积极活跃、文采出众的科幻作家，还举办了韩国“SF大会”，成立了“SF未来研究所”，创办了“韩乐源科幻小说奖”等。⁴如今，科幻小说已成为韩国文学创作的重要形式之一，不断有新小

1 参见 李官福：《中朝古代小说比较研究（上）》，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71-375页。

2 笔者拙译。

3 关于《雍固执传》和虚拟现实关系的论述可参见尹恩基：“《雍固执传》有第四次产业革命的答案”，《农民新闻》，2020年1月15日。2022年8月28日。<<https://www.nongmin.com/opinion/OPP/SWE/FRE/318840/view>>。

4 关于韩国科幻小说的发展可参见高章源：《韩国科幻小说如何存续至今：韩国科幻小说百年史》，首尔：BOOKK，2017年，第281页。

说家加入这个大家庭，推动韩国科幻小说发展。

结语

本文立足于人工智能时代，以“克隆”视角观照“前科技时代”的韩国文学。通过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从身份诉求、脑文本、伦理混乱和伦理价值等四个角度分析韩国“原型科幻”《雍固执传》，解读韩国的古代人对“克隆人”的初期构想。小说以真雍固执改邪归正的变化为伦理线，着重刻画了“真假争主”的伦理结，展现了自然人与“克隆人”的伦理身份对立和各自不同的伦理选择，弘扬了惩恶扬善和因果报应等伦理价值，促使人类在思考“克隆人”悲剧命运的同时也反思自己。作为“软科幻”，作品蕴含的这些文学伦理价值与启示，为构建未来科技与人文关系预设了新的难题，也推动了韩国后世克隆题材科幻小说的发展。

近年来，韩国文学研究界也在慢慢接受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并且研究广度和深度与日俱增。从2004年聂珍钊教授明确提出该学科起，韩国已有一些学者们参与相关的学术研讨活动。2015年10月，在韩国首尔/釜山召开了“第五届文学伦理学批评国际学术研讨会”，受到了学界的初步关注。2022年4月，聂珍钊教授的学术力作《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韩文版由金顺珍、尹锡民、林大根翻译，通过韩国外国语大学知识出版院（HUINE）出版发行，成为该学科的第一部韩文版翻译专著。由此，韩国文学研究界进一步关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新方法和新思路，也开展了对个别作家与作品的分析研究。同时，韩国学界的相关研究也将在国际视野上补充文学伦理学批评整体理论建构，推动这新的学术生长点发展与繁荣。

Works Cited

- 福原泰平：《拉康——镜像阶段》，王小峰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Fukuhara, Taihei. *Lacan—The Mirror Stage*, translated by Wang Xiaofeng et al.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2001.]
- 高章源：《韩国科幻小说如何存续至今：韩国科幻小说百年史》。首尔：BOOKK，2017年。
[Go, Jangwon. *How Korean Science Fiction Novels Has Survived until Today: A Century of Korean Science Fiction Novels*. Seoul: BOOKK, 2017.]
- 郭雯：《克隆人科幻小说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
[Guo Wen. *A Critical Study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on Science Fiction Novels of Clones*. Nanjing: Nanjing UP, 2019.]
- 《裴裨将传·雍固执传》，金三不校注。首尔：国际文化馆版，1950年。
[*Baebijangjeon. Onggojipjeon*. Notes to Kim, Sambul. Seoul: International Cultural Center edition, 1950.]
- 伊恩·麦克尤恩：“如果有一天，‘人造人’写出了小说”，阅读24（2019）：29-31。

[Ian, McEwan. "If one day, artificial people write novels." *Reading* 24 (2019): 29-31.]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机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外国文学研究》5（2017）：26-34。

[—.“The Forming Mechanism of Brain Text and Brain Concept in Theory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5 (2017): 26-34.]

聂珍钊、苏晖总主编：《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年。

[Nie Zhenzhao and Su Hui, eds. *A Study on the Theory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20.]

尚必武：“科学选择与伦理选择的冲突：麦克尤恩《像我这样的机器》中的人工智能与脑文本”，《外国文学研究》5（2019）：61-74。

[Shang Biwu. "The Conflict between Scientific Selection and Ethical Selec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Brain Text in Ian Mc Ewan's *Machines Like Me*."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5 (2019): 61-74.]

王素英：《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小说的审美现代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年。

[Wang Suying. *Aesthetic Modernity of Katherine Mansfield's Novel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5.]